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七十七

後唐紀六

起上章攝提格盡玄默
執徐六月凡二年有奇

明宗聖德和武欽孝皇帝中之下

長興元年春正月董璋遣兵築七寨於劍門辛巳孟
知祥遣趙季良如梓州修好 鴻臚少卿郭在微奏
請鑄當五千三千一千大錢朝廷以其指虛為實無
識妄言左遷衛尉少卿同正 吳徙平原王澈為德
化王 二月乙未朔趙季良還成都謂孟知祥曰董
公貪殘好勝志大謀短終為西川之患都指揮使李
仁罕張業欲置宴召知祥先二日有尼告二將謀以

宴日害知祥知祥詰之無狀丁酉推始言者軍校都
延昌王行本腰斬之戊戌就宴盡去左右獨詣仁罕
第仁罕叩頭流涕曰老兵惟盡死以報德由是諸將
皆親附而服之 壬子孟知祥董璋同上表言兩川
聞朝廷於閩中建節綿遂益兵無不憂恐上以詔書
慰諭之 乙卯上祀圓丘大赦改元鳳翔節度使兼
中書令李從曠入朝陪祀三月壬申制徙從曠為宣
武節度使 癸酉吳主立江都王璉為太子 丙子
以宣徽使朱弘昭為鳳翔節度使 康福奏克保靜
鎮斬李匡賓 復以安義為昭義軍 帝將立曹叔

妃為后淑妃謂王德妃曰吾素病中煩倦於接對妹
代我為之德妃曰中宮敵偶至尊誰敢干之庚寅立
淑妃為皇后德妃事后恭謹后亦憐之初王德妃因
安重誨得進常德之帝性儉約及在位久宮中用度
稍侈重誨每規諫妃取外庫錦造地衣重誨切諫引
劉后為戒妃由是怨之 高從誨遣使奉表請吳告
以墳墓在中國恐為唐所討吳兵援之不及謝絕之
吳遣兵擊之不克 董璋恐綿州刺史武虔裕窺其
所為夏四月甲午朔表兼行軍司馬囚之府廷 宣
武節度使苻習自恃宿將論議多抗安重誨重誨求

其過失奏之丁酉詔習以太子太師致仕 戊戌加
孟知祥兼中書令夏魚可同平章事 初帝在真定
季從珂與安重誨飲酒爭言從琦毆重誨重誨走免
既醒悔謝重誨終銜之至是重誨用事自皇子從榮
從厚皆敬事不暇時從琦爲河中節度使同平章事
重誨屢短之於帝帝不聽重誨乃矯以帝命諭河東
牙內指揮使楊彥溫使逐之是日從珂出城閱馬彥
溫勒兵閉門拒之從珂使人扣門詰之曰吾待汝厚
何爲如是對曰彥溫非敢負恩受樞密院宣耳請公
入朝從珂止於虞鄉遣使以狀聞使者至壬寅帝問

重誨曰彥溫安得此言對曰此姦人妄言耳宜速討
之帝疑之欲誘致彥溫訊其事除彥溫絳州刺史重
誨固請發兵擊之乃命西都留守索自通步軍都指
揮使藥彥稠將兵討之帝令彥稠必生致彥溫吾欲
面訊之召從珂詣洛陽從珂知爲安重誨所構馳入
自明加安重誨兼中書令 季從珂至洛陽上責之
使歸第絕朝請辛亥索自通等拔河中斬楊彥溫癸
丑傳首來獻上怒藥彥稠不生致深責之安重誨諷
馮道趙鳳奏從珂失守宜加罪上曰吾兒爲姦黨所
傾未明曲直公輩何爲發此言意不欲置之人間邪

此皆非公輩之意也二人惶恐而退他日趙鳳又言
之上不應明日重誨自言之上曰朕昔爲小校家貧
賴此小兒拾馬糞自贍以至今日爲天子曾不能庇
之邪卿欲如何處之於卿爲便重誨曰陛下父子之
間臣何敢言惟陛下裁之上曰使閑居私第亦可矣
何用復言丙辰以索自通爲河中節度使自通至鎮
承重誨指籍軍府甲仗數上之以爲從珂私造賴王
德妃居中保護從珂由是得免士大夫不敢與從珂
往來惟禮部郎中史館修撰呂琦居相近時往見之
從珂每有奏請皆咨琦而後行 戊午帝加尊號

聖明神武文德恭孝皇帝

安重誨言昭義節度使

王建立過魏州有搖衆之語五月丙寅制以太傅致
仕 董璋閱集民兵皆剪髮黥面復於劔門北置水

定關布列烽火

孟知祥累表請割雲安等十三鹽

監隸西川以鹽直贍寧江屯兵辛卯許之

六月癸

巳朔日有食之

辛亥敕防禦團練使刺史行軍司

馬節度副使自今皆朝廷除之諸道無得奏薦

董

璋遣兵掠遂閬鎮戍秋七月戊辰兩川以朝廷繼遣

兵屯遂閬復有論奏自是東北商旅少敢入蜀

八

月乙未捧聖軍使李行德十將張儉引告密人邊彥

通鑑卷三百一十七 四百四
溫告安重誨發兵云欲自討淮南又引占相者問命
帝以問侍衛都指揮使安從進藥彥稠二人曰此姦
人欲離間陛下勳舊耳重誨事陛下三十年幸而富
貴何苦謀反臣等請以宗族保之帝乃斬彥溫召重
誨慰撫之君臣相泣 以前忠武節度使張延朗行
工部尚書充三司使三司使之名自此始 吳徐知
誥以海州都指揮使王傳拯有威名得士心值團練
使陳宣罷歸知誥許以傳拯代之既而復遣宣還海
州徵傳拯還江都傳拯怒以爲宣毀之已亥帥麾下
入辭宣因斬宣焚掠城郭帥其衆五千來奔知誥曰

是吾過也免其妻子漣水制置使王巖將兵入海州
以巖爲威衛大將軍知海州傳拯縮之子也其季父
輿爲光州刺史傳拯遣間使持書至光州輿執之以
聞因求罷歸知誥以輿爲控鶴都虞候時政在徐氏
典兵宿衛者尤難其人知誥以輿重厚慎密故用之
壬寅趙鳳奏竊聞近有姦人誣陷大臣搖國柱石
行之未盡帝乃收李行德張儉皆族之 立皇子從
榮爲秦王丙辰立從厚爲宋王 董璋之子光業爲
宮苑使在洛陽璋與書曰朝廷割吾支郡爲節鎮屯
兵三千是殺我必矣汝見樞要爲吾言如朝廷更發

通鑑卷三百七十五
一騎入斜谷吾必反與汝訣矣光業以書示樞密承
旨李虔徽未幾朝廷又遣別將荀咸又將兵戍閬州
光業謂虔徽曰此兵未至吾父必反吾不敢自愛恐
煩朝廷調發願止此兵吾父保無他虔徽以告安重
誨重誨不從璋聞之遂反利閬遂三鎮以聞且言已
聚兵將攻三鎮重誨曰臣久知其如此陛下含容不
討耳帝曰我不負人人負我則討之 九月癸亥西
川進奏官蘇愿白孟知祥云朝廷欲大發兵討兩川
知祥謀於副使趙季良季良請以東川兵先取遂閬
然後併兵守劔門則大軍雖來吾無內顧之憂矣知

祥從之遣使約董璋同舉兵璋移檄利閬遂三鎮數
其離間朝廷引兵擊閬州庚午知祥以都指揮使李
仁罕爲行營都部署漢州刺史趙廷隱副之簡州刺
史張業爲先鋒指揮使將兵三萬攻遂州別將牙內
都指揮使侯弘實先登指揮使孟思恭將兵四千會
璋攻閬州 安重誨久專大權中外惡之者衆王德
妃及武德使孟漢瓊浸用事數短重誨於上重誨內
憂懼表解機務上曰朕無間於卿誣罔者朕旣誅之
矣卿何爲爾甲戌重誨復面奏曰臣以寒賤致位至
此忽爲人誣以反非陛下至明臣無種矣由臣才薄

任重恐終不能鎮浮言願賜一鎮以全餘生上不許
重誨求之不已上怒曰聽卿去朕不患無人前成德
節度使范延光勸上留重誨且曰重誨去誰能代之
上曰卿豈不可延光曰臣受驅策日淺且才不逮重
誨何敢當此上遣孟漢瓊詣中書議重誨事馮道曰
諸公果愛安令宜解其樞務爲便趙鳳曰公失言乃
奏大臣不可輕動東川兵至閬州諸將皆曰董璋
久蓄反謀以金帛啗其士卒銳氣不可當宜深溝高
壘以挫之不過旬日大軍至賊自走矣李仁矩曰蜀
兵懦弱安能當我精卒遂出戰兵未交而潰歸董璋

書夜攻之庚辰城陷殺仁矩滅其族初璋爲梁將指
揮使姚洪嘗隸麾下至是將兵千人戍閬州璋密以
書誘之洪投諸厠城陷璋執洪而讓之曰吾自行間
獎拔汝今日何相負洪曰老賊汝昔爲李氏奴掃馬
糞得鬻炙感恩無窮今天子用汝爲節度使何負於
汝而反邪汝猶負天子吾受汝何恩而云相負哉汝
奴材固無耻吾義士豈忍爲汝所爲乎吾寧爲天子
死不能與人奴並生璋怒燃鑊於前令壯士十人剖
其肉自啗之洪至死罵不絕聲帝置洪二子於近衛
厚給其家甲申以范延光爲樞密使安重誨如故

丙戌下制削董璋官爵興兵討之丁亥以孟知祥兼西南供饋使以天雄節度石敬瑭為東川行營都招討使以夏魯奇為之副璋使孟思恭分兵攻集州思恭輕進敗歸璋怒遣還成都知祥免其官戊子以石敬瑭權知東川事庚寅以右武衛上將軍王思同為西都留守兼行營馬步都虞候為伐蜀前鋒漢主遣其將梁克貞李守鄜攻交州拔之執靜海節度使曲承美以歸以其將李進守交州冬十月癸巳李仁罕圍遂州夏魯奇嬰城固守孟知祥命都押牙高敬柔帥資州義軍二萬人築長城環之魯奇遣馬

軍都指揮使康文通出戰文通聞閬州陷遂以其眾降於仁罕戊戌董璋引兵趣利州遇雨糧運不繼還閬州知祥聞之驚曰比破閬中正欲徑取利州其帥不武必望風遁去吾獲其倉稟據漫天之險北軍終不能西救武信今董公僻處閬州遠棄劍閣非計也欲遣兵三千助守劍門璋固辭曰此已有備錢鏐因朝廷冊閩王使者裴羽還附表引咎其子傳瓘及將佐屢為鏐上表自訴癸卯敕聽兩浙綱使自便以宣徽北院使馮贇為左衛上將軍北都留守丁未族誅董光業楚王殷寢疾遣使詣闕請傳位於

其子希聲朝廷疑殷已死辛亥以希聲爲起復武安節度使兼侍中 孟知祥以故蜀鎮江節度使張武爲峽路行營招收討伐使將水軍趣夔州以左飛棹指揮使袁彥超副之癸丑東川兵陷徵合巴蓬果五州 丙辰吳左僕射同平章事嚴可求卒徐知誥以其長子大將軍景通爲兵部尚書參政事知誥將出鎮金陵故也 漢將梁克貞入占城取其寶貨以歸

十一月戊辰張武至渝州刺史張環降之遂取瀘州遣先鋒將朱偓分兵趣黔涪 己巳楚王殷卒遺命諸子兄弟相繼寘劍於祠堂曰違吾命者戮之諸將議遣兵守四境然後發喪兵部侍郎黃損曰吾喪君有君何備之有宜遣使詣鄰道告終稱嗣而已石敬瑭入散關階州刺史王弘贇瀘州刺史馮暉與前鋒馬步都虞候王思同步軍都指揮使趙在禮引兵出人頭山後過劍門之南還襲劍門克之殺東川兵三千人獲都指揮使齊彥溫據而守之暉魏州人也甲戌弘贇等破劍州而大軍不繼乃焚其廬舍取其資糧還保劍門乙亥詔削孟知祥官爵己卯董璋遣使至成都告急知祥聞劍門失守大懼曰董公果誤我庚辰遣牙內都指揮使李肇將兵五千赴之戒

之曰爾倍道兼行先據劔州北軍無能為也又遣使
詣遂州令趙廷隱將萬人會屯劔州又遣故蜀永平
節度使李筠將兵四千趣龍州守要害時天寒士卒
恐懼觀望不進廷隱流涕諭之曰今北軍勢盛汝曹
不力戰却敵則妻子皆為人矣衆心乃奮董璋自
閬州將兩川兵屯木馬寨先是西川牙內指揮使太
谷龐福誠昭信指揮使謝錕屯來蘇村聞劔門失守
相謂曰使北軍更得劔州則二蜀勢危矣遽引步兵
千餘人間道趣劔州始至官軍萬餘人自北山大下
會日暮二人謀曰衆寡不敵建明則吾屬無遺矣福

誠夜引兵數百升北山大譟於官軍營後錕帥餘衆
操短兵自其前急擊之官軍大驚空營遁去復保劔
門十餘日不出孟知祥聞之喜曰吾始謂弘贄等克
劔門徑據劔州堅守其城或引兵直趣梓州董公必
棄閬州奔還我軍失援亦須解遂州之圍如此則內
外受敵兩川震動勢可憂危今乃焚毀劔州運糧東
歸劔門頓兵不進吾事濟矣官軍分道趣文州將襲
龍州爲西川定遠指揮使潘福超義勝都頭太原沙
延祚所敗甲申張武卒於渝州知祥命袁彥超代將
其兵朱偓將至涪州武泰節度使楊漢兵棄黔南奔

忠州僱追至豐都還取涪州知祥以成都支使崔善
權武泰留後董璋遣前陵州刺史王暉將兵三千會
李肇等分屯劔州南山 丙戌馬希聲襲位稱遺命
去建國之制復藩鎮之舊 契丹東丹王突欲自以
失職帥部曲四十人越海自登州來奔 十二月壬
辰石敬瑭至劔門乙未進屯劔州北山趙廷隱陳于
牙城後山李肇王暉居于河橋敬瑭引步兵進擊廷
隱廷隱擇善射者五 人伏敬瑭歸路按甲待之矛
稍欲相及乃揚旗鼓譟擊之比軍退步顛墜下山俘
斬百餘人敬瑭又使騎兵衝河橋李肇以彊弩射之

騎兵不能進薄暮敬瑭引去廷隱引兵躡之與伏兵
合擊敗之敬瑭還屯劔門 癸卯夔州奏復取開州

庚戌以武安節度使馬希聲爲武安靜江節度使
加兼中書令 石敬瑭征蜀未有功使者自軍前來

多言道險狹進兵甚難關右之人疲於轉餉往往竄

匿山谷聚爲盜賊上憂之壬子謂近臣曰誰能辦吾
事者吾當自行耳安重誨曰臣職忝機密軍威不振
臣之罪也臣請自往督戰上許之重誨即拜辭癸丑

遂行日馳數百里西方藩鎮聞之無不惶駭錢帛芻
糧晝夜輦運赴利州人畜斃踣於山谷者不可勝紀

時上已踈重誨石敬瑭本不欲西征及重誨離上側
乃敢累表奏論以爲蜀不可伐上頗然之 西川兵
先戍夔州者千五百人上悉縱歸

二年春正月壬戌孟知祥奉表謝 庚午李仁罕陷

遂州夏魯奇自殺 癸酉石敬瑭復引兵至劍州屯

于北山孟知祥梟夏魯奇首以示之魯奇二子從敬

瑭在軍中泣請往取其首葬之敬瑭曰知祥長者必

葬而父豈不愈於身首異處乎既而知祥果收葬之

敬瑭與趙廷隱戰不利復還劍門 丙戌加高從誨

兼中書令 東川歸合州于武信軍 初鳳翔節度

使朱弘昭誚事安重誨連得大鎮重誨過鳳翔弘昭

迎拜馬首館於府舍延入寢室妻子羅拜奉進酒食

禮甚謹重誨爲弘昭泣言讒人交構幾不免賴主上

明察得保宗族重誨既去弘昭即奏重誨怨望有惡

言不可令至行營恐奪石敬瑭兵柄又遺敬瑭書言

重誨舉措孟浪若至軍前恐將士疑駭不戰自潰宜

逆止之敬瑭大懼即上言重誨至恐人情有變宜急

徵還宣徽使孟漢瓊自西方還亦言重誨過惡有詔

召重誨還二月己丑朔石敬瑭以遂闕旣陷糧運不

繼燒營北歸軍前以告孟知祥知祥匿其書謂趙季

良曰北軍漸進柰何季良曰不過綿州必遁知祥問其故曰我逸彼勞彼懸軍千里糧盡能無遁乎知祥大笑以書示之 安重誨至三泉得詔亟歸過鳳翔朱弘昭不內重誨懼馳騎而東 兩川兵追石敬瑭至利州壬辰昭武節度使李彥琦棄城走甲午兩川兵入利州孟知祥以趙廷隱爲昭武留後廷隱遣使密言於知祥曰董璋多詐可與同憂不可與共樂他日必爲公患因其至劍州勞軍請圖之并兩川之衆可以得志於天下知祥不許璋入廷隱營留宿而去廷隱歎曰不從吾謀禍難未已 庚子孟知祥以武

信留後李仁罕爲峽路行營招討使使將水軍東畧地 辛丑以樞密使兼中書令安重誨爲護國節度使趙鳳言於上曰重誨陛下家臣其心終不叛主但以不能周防爲人所讒陛下不察其心死無日矣上以爲朋黨不悅 乙巳趙廷隱李肇自劍州引還留兵五千戍利州丙午董璋亦還東川留兵三千戍果閬 丁巳李仁罕陷忠州 吳徐知誥欲以中書侍郎內樞使宋齊丘爲相齊丘自以資望素淺欲以退讓爲高謁歸洪州葬父因入九華山止于應天寺啓求隱居吳主下詔徵之知誥亦以書招之皆不至知

誥遣其子景通自入山敦諭齊丘始還朝除右僕射
致仕更命應天寺曰徵賢寺 三月己未朔李仁罕
陷萬州庚申陷雲安監 辛酉賜契丹東丹王突欲
姓東丹名慕華以爲懷化節度使瑞慎等州觀察使
其部曲及先所俘契丹將惕隱等皆賜姓名惕隱姓
狄名懷忠 李仁罕至夔州寧江節度使安崇阮棄
鎮與楊漢賓自均房逃歸壬戌仁罕陷夔州 帝旣
解安重誨樞務乃召李從珂泣謂曰如重誨意汝安
得復見吾丙寅以從珂爲左衛大將軍 壬申橫海
節度使同平章事孔循卒 乙酉復以錢鏐爲天下

兵馬都元帥尚父吳越國王遣監門上將軍張錢往
諭旨以彙日致仕安重誨矯制也 丁亥以太常卿
李愚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夏四月辛卯以王德
妃爲淑妃 閩奉國節度使兼中書令王延稟聞閩
王延鈞有疾以次子繼昇知建州留後帥建州刺史
繼雄將水軍襲福州癸卯延稟攻西門繼雄攻東門
延鈞遣樓船指揮使王仁達將水軍拒之仁達伏甲
舟中僞立白幟請降繼雄喜屏左右登仁達舟慰撫
之仁達斬繼雄梟首於西門延稟方縱火攻城見之
慟哭仁達因縱兵擊之衆潰左右以斛昇延稟而走

甲辰追擒之延鈞見之曰果煩老兄再下延稟慙不能對延鈞囚于別室遣使者如建州招撫其黨其黨殺使者奉繼昇及弟繼倫奔吳越仁達延鈞從子也以宣徽北院使趙延壽爲樞密使 巳酉天雄節度使同平章事石敬瑭兼六軍諸衛副使 辛亥以朱弘昭爲宣徽南院使 五月閩王延鈞斬王延稟於市復其姓名曰周彥琛遣其弟都教練使延政如建州撫慰吏民 丁卯罷畝稅麴錢城中官造麴減舊半價鄉村聽百姓自造民甚便之 巳卯以孟漢瓊知內侍省事充宣徽北院使漢瓊本趙王鎔奴也

時范延光趙延壽雖爲樞密使懲安重誨以剛愎得罪每於政事不敢可否獨漢瓊與王淑妃居中用事人皆憚之先是宮中須索稍踰常度重誨輒執奏由是非分之求殆絕至是漢瓊直以中宮之命取府庫物不復關由樞密院及三司亦無文書所取不可勝紀 辛巳以相州刺史孟鵠爲左驍衛大將軍充三司使 昭武留後趙廷隱自成都赴利州踰月請兵進取興元及秦鳳孟知祥以兵疲民困不許 護國節度使兼中書令安重誨內不自安表請致仕閏月庚寅制以太子太師致仕是日其子崇贇崇緒逃奔

河中壬辰以保義節度使李從璋爲護國節度使甲午遣步軍指揮使藥彥稠將兵趣河中安崇贇等至河中重誨驚曰汝安得來旣而曰吾知之矣此非渠意爲人所使耳吾以死徇國夫復何言乃執三子表送詣闕明日有中使至見重誨慟哭久之重誨問其故中使曰人言令公有異志朝廷已遣藥彥稠將兵至矣重誨曰吾受國恩死不足報敢有異志更煩國家發兵貽主上之憂罪益重矣崇贇等至陝有詔繫獄皇城使翟光鄴素惡重誨帝遣詣河中察之曰重誨果有異志則誅之光鄴至河中李從璋以甲士圍

其第自入見重誨拜于庭下重誨驚降階答拜從璋奮搥擊其首妻張氏驚救亦搥殺之奏至己亥下詔以重誨離間孟知祥董璋錢鏐爲重誨罪又誣其欲自擊淮南以圖兵柄遣元隨竊二子歸本道并二子誅之丙午帝遣西川進奏官蘇愿東川軍將劉澄各還本鎮諭以安重誨專命興兵致討今已伏辜六月乙丑復以李從珂同平章事充西都留守丙子命諸道均民田稅閩王延鈞好神仙之術道士陳守元巫者徐彥林與盛韜共誘之作寶皇宮極土木之盛以守元爲宮主秋九月己亥更賜東丹慕

通鑑卷三百七
華姓名曰李贇華 吳鎮南節度使同平章事徐知
諫卒以諸道副都統鎮海節度使守中書令徐知詢
代之賜爵東海郡王徐知誥之召知詢入朝也知諫
豫其謀知詢遇其喪於塗撫棺泣曰弟用心如此我
亦無憾然何面見先王於地下乎 辛丑加樞密使
范延光同平章事 辛亥敕解縱五坊鷹隼內外無
得更進馮道曰陛下可謂仁及禽獸上曰不然朕昔
嘗從武皇獵時秋稼方熟有獸逸入田中遣騎取之
比及得獸餘稼無幾以是思之獵有損無益故不爲
耳 冬十月丁卯洋州指揮使李進唐攻通州拔之

壬午以王延政為建州刺史 十一月甲申朔日

有食之 癸巳蘇 至成都孟知祥聞甥姝在朝廷

者皆無恙遣使告 璋欲與之俱上表謝罪璋怒曰

孟公親戚皆完固 歸附璋已族滅尚何謝為詔書

皆在蘇愿腹中劉 又得豫聞璋豈不知邪由是復

為怨敵 乙未李仁 下自燕州引兵還成都 吳中

書令徐知誥表稱輔 政歲久請歸老金陵乃以知誥

為鎮海寧國節度使 鎮金陵餘官如故總錄朝政如

徐溫故事以其子兵部尚書參政事景通為司徒同

平章事知中外左右諸軍事留江都輔政以內樞使

同平章事王令謀為左僕射兼門下侍郎以宋齊丘為右僕射兼中書侍郎並同平章事兼內樞使以佐景通賜德勝節度使張崇爵清河王崇在廬州貪暴州人苦之屢嘗入朝厚以貨結權要由是常得還鎮為廬州患者二十餘年 十二月甲寅朔初聽百姓自鑄農器并雜鐵器每田二畝夏秋輸農具三錢武安靜江節度使馬希聲聞梁太祖嗜食鷄慕之既襲位日殺五十鷄為膳居喪無戚容庚申葬武穆王于衡陽將發引頓食鷄臠數盤前吏部侍郎潘起譏之曰昔阮籍居喪食蒸豚何代無賢 癸亥徐知誥

至金陵 昭武留後趙廷隱白孟知祥以利州城塹已完頃在劔州與牙內都指揮使李肇同功願以昭武讓肇知祥褒諭不許廷隱三讓癸酉知祥召廷隱還成都以肇代之 閩陳守元等稱寶皇之命謂閩王延鈞曰苟能避位受道當為天子六十年延鈞信之丙子命其子節度副使繼鵬權軍府事延鈞避位受錄道名玄錫 愛州將楊廷藝養假子三千人圖復交州漢交州守將李進知之受其賂不以聞是歲廷藝舉兵圍交州漢主遣承旨程寶救之未至城陷進逃歸漢主殺之寶圍交州廷藝出戰寶敗死

三年春正月樞密使范延光言自靈州至邠州方渠使臣及外國入貢者多爲党項所掠請發兵擊之已丑遣靜難節度使藥彥稠前朔方節度使康福將步騎七千討党項 乙未孟知祥妻福慶長公主卒

孟知祥以朝廷恩意優厚而董璋塞綿州路不聽遣使入謝與節度副使趙季良等謀欲發使自峽江上表掌書記李昊曰公不與東川謀而獨遣使則異日負約之責在我矣乃復遣使語之璋不從二月趙季良與諸將議遣昭武都監太原高彥儔將兵攻取壁州以絕山南兵轉入山後諸州者孟知祥謀於僚佐

李昊曰朝廷遣蘇愿等西歸未嘗報謝今遣兵復軼公若不顧墳墓甥姪則不若傳檄舉兵直取梁洋安用壁州乎知祥乃止季良由是惡昊 辛未初令國子監校定九經雕印賣之 藥彥稠等奏破党項十九族俘二千七百人 賜高從誨爵渤海王 吳徐知誥作禮賢院於府舍聚圖書延士大夫與孫晟及海陵陳覺談議時事 孟知祥三遣使說董璋以主上加禮於兩川苟不奉表謝罪恐復致討璋不從三月辛丑遣李昊詣梓州極論利害璋見昊詭怒不許昊還言於知祥曰璋不通謀議且有窺西川之志公

宜備之 甲辰閏王延鈞復位 吳越武肅王錢鏐
疾謂將吏曰吾疾必不起諸兒皆愚懦誰可爲帥者
衆泣曰兩鎮令公仁孝有功孰不愛戴鏐乃悉出印
鑰授傳瓘曰將吏推爾宜善守之又曰子孫善事中
國勿以易姓廢事大之禮庚戌卒年八十一傳瓘與
兄弟同幄行喪內牙指揮使陸仁章曰令公嗣先王
霸業將吏日暮趨謁當與諸公子異處乃命主者更
設一幄扶傳瓘居之告將吏曰自今惟謁令公禁諸
公子從者無得妄入晝夜警衛未嘗休息鏐末
年左 右皆附傳瓘獨仁章數以事犯之至是傳瓘勞之仁

章曰先王在位仁章不知事令公今日盡節猶事先
王也傳瓘嘉歎久之傳瓘既襲位更名元瓘兄弟名
傳者皆更爲元以遺命去國儀用藩鎮法除民田荒
絕者租稅命處州刺史曹仲達權知政事置擇能院
掌選舉殿最以浙西營田副使沈崧領之內牙指揮
使富陽劉仁杞及陸仁章久用事仁章性剛仁杞好
毀短人皆爲衆所惡一日諸將共詣府門請誅之元
瓘使從子仁浚諭之曰二將事先王久吾方圖其功
汝曹乃欲逞私憾而殺之可乎吾爲汝王汝當稟吾
命不然吾當歸臨安以避賢路衆懼而退乃以仁章

爲衢州刺史仁杞爲湖州刺史中外有上書告訐者
元瓘皆置不問由是將吏輯睦 初契丹舍利薊刺
與惕隱皆爲趙德鈞所擒契丹屢遣使請之上謀於
群臣德鈞等皆曰契丹所以數年不犯邊數求和者
以此輩在南故也縱之則邊患復生上以問冀州刺
史楊檀對曰薊刺契丹之驍將曷助王都謀危社稷
幸而擒之陛下免其死爲賜已多契丹失之如喪手
足彼在朝廷數年知中國虛實若得歸爲患必深彼
纔出塞則南向發矢矣恐悔之無及上乃止檀沙陁
人也 上欲授李贊華以河南藩鎮群臣皆以爲不

可上曰吾與其父約爲昆弟故贊華歸我吾老矣後
世繼體之君雖欲招之其可致乎夏四月癸亥以贊
華爲義成節度使爲選朝士爲僚屬輔之贊華但優
遊自奉不豫政事上嘉之雖時有不法亦不問以莊
宗後宮夏氏妻之贊華好飲人血姬妾多刺臂以吮
之婢僕小過或抉目或刀割火灼夏氏不忍其殘奏
離昏爲尼 乙丑加宋王從厚兼中書令 東川節
度使董璋會諸將謀襲成都皆曰必克前陵州刺史
王暉曰劔南萬里成都爲大時方盛夏師出無名必
無成功孟知祥聞之遣馬軍都指揮使潘仁嗣將三

千人詣漢州訶之璋入境破白楊林鎮執戍將武弘禮聲勢甚盛知祥憂之趙季良曰璋爲人勇而無恩士卒不附城守則難克野戰則成擒矣今不守巢穴公之利也璋用兵精銳皆在前鋒公宜以羸兵誘之以勁兵待之始雖小衄後必大捷璋素有威名今舉兵暴至人心危懼公當自出禦之以彊衆心趙廷隱以季良言爲然曰璋輕而無謀舉兵必敗當爲公擒之辛巳以廷隱爲行營馬步軍都部署將三萬人拒之五月壬午朔廷隱入辭董璋檄書至又有遺季良廷隱及李肇書誣之云季良廷隱與已通謀召已今

來知祥以書授廷隱廷隱不視投之於地曰不過爲反間欲令公殺副使與廷隱耳再拜而行知祥曰事必濟矣肇素不知書視之曰璋教我反耳囚其使者然亦擁衆爲自全計璋兵至漢州潘仁嗣與戰于赤水大敗爲璋所擒璋遂克漢州癸未知祥留趙季良高敬柔守成都自將兵八千趣漢州至彌牟鎮趙廷隱陳於鎮北甲申遲明廷隱陳於鷄蹤橋義勝定遠都知兵馬使張公鐸陳於其後俄而璋望西川兵盛退陳於武侯廟下璋帳下驍卒大譟曰日中曝我輩何爲璋乃上馬前鋒始交東川右廂馬步都指揮使張

守進降於知祥言璋兵盡此無復後繼當急擊之知祥登高冢督戰左明義指揮使毛重威左衝山指揮使李瑋守雞蹤橋皆爲東川兵所殺趙廷隱三戰不利牙內都指揮副使侯弘實兵亦却知祥懼以馬箠指後陳張公鐸帥衆大呼而進東川兵大敗死者數千人擒東川中都指揮使元瓚牙內副指揮使董光演等八十餘人璋拊膺曰親兵皆盡吾何依乎與數騎遁去餘衆七千人降復得潘仁嗣知祥引兵追璋至五侯津東川馬步都指揮使元瓌降西川兵入漢州府第求璋不得士卒爭璋軍資故璋走得免

隱追至赤水又降其卒三千人是夕知祥宿維縣命李昊草榜諭東川吏民及草書勞問璋且言將如梓州詢負約之由請見伐之罪乙酉知祥會廷隱於赤水遂西還命廷隱將兵攻梓州璋至梓州肩輿而入王暉迎問曰太尉全軍出征今還者無十人何也璋涕泣不能對至府第方食暉與璋從子牙內都虞候延浩帥兵三百大譟而入璋引妻子登城子光嗣自殺璋至北門樓呼指揮使潘稠使討亂兵稠引士卒登城斬璋首及取光嗣首以授王暉暉舉城迎降趙廷隱入梓州封府庫以待知祥李肇聞璋敗始斬其

使以聞丙戌知祥入成都丁亥復將兵八千如梓州
至新都趙廷隱獻董璋首己丑發玄武趙廷隱帥東
川將吏來迎 康福奏党項鈔盜者已伏誅餘皆降
附 壬辰孟知祥有疾癸巳疾甚中門副使王處回
侍左右庖人進食必空噐而出以安衆心李仁罕自
遂州來趙廷隱迎于板橋仁罕不稱東川之功侵侮
廷隱廷隱大怒乙未知祥疾瘳丁酉入梓州戊戌犒
賞將士既罷知祥謂李仁罕趙廷隱曰二將誰當鎮
此仁罕曰令公再與蜀州亦行耳廷隱不對知祥愕
然退命李昊草牒俟二將有所推則命一人爲留後

昊曰昔梁祖莊宗皆兼領四鎮今二將不讓惟公自
領之爲便耳公宜亟還府更與趙僕射議之 己亥
契丹使者迭羅卿辭歸國上曰朕志在安邊不可不
少副其求乃遣煎骨舍利與之俱歸契丹以不得煎
刺自是數寇雲州及振武 孟知祥命李仁罕歸遂
州留趙廷隱東川巡檢以李昊行梓州軍府事昊曰
二虎方爭僕不敢受命願從公還乃以都押牙王彥
銖爲東川監押癸卯知祥至成都趙廷隱尋亦引兵
西還知祥謂李昊曰吾得東川爲患益深昊請其故
知祥曰自吾發梓州得仁罕七狀皆云公宜自領東

川不然諸將不服廷隱言本不敢當東川因仁罕不讓遂有爭心耳君爲我曉廷隱復以閬州爲保寧軍益以果蓬渠開四州往鎮之吾自領東川以絕仁罕之望廷隱猶不平請與仁罕鬪勝者爲東川吳深解之乃受命六月以廷隱爲保寧留後戊午趙季良帥將吏請知祥兼鎮東川許之季良等又請知祥稱王權行制書賞功臣不許董璋之攻知祥也山南西道節度使王思同以聞范延光言於上曰若兩川併於一賊撫衆守險則取之益難宜及其交爭早圖之上命思同以興元之兵密規進取未幾聞璋敗死延光

曰知祥雖據全蜀然士卒皆東方人知祥恐其思歸爲變亦欲倚朝廷之重以威其衆陛下不屈意撫之彼則無從自新上曰知祥吾故人爲人離間至此何屈意之有乃遣供奉官李存瓌賜知祥詔曰董璋狐狼自貽族滅卿丘園親戚皆保安全所宜成家世之美名守君臣之大節存瓌克寧之子知祥之甥也

閩王延鈞謂陳守元曰爲我問寶皇旣爲六十年天子後當何如明日守元入白昨夕奏章得寶皇旨當爲大羅仙主徐彥林等亦曰北廟崇順王嘗見寶皇其言與守元同延鈞益自負始謀稱帝表朝廷云錢

通鑑卷第二百七十七
二百五十三
鏐卒請以臣為吳越王馬殷卒請以臣為尚書令朝
廷不報自是職貢遂絕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七十七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七十八

後唐紀七

起玄默執徐七月盡閏逢
敦牂閏正月凡一年有奇

明宗聖德和武欽孝皇帝下

長興三年秋七月朔朔方奏夏州党項入寇擊敗之
追至賀蘭山 也五加鎮海鎮東軍節度使錢元瓘
守中書令 庚寅李存瓌至成都孟知祥拜泣受詔
武安靜江節度使馬希聲以湖南比年大旱命閉
南嶽及境內諸神祠門竟不雨辛卯希聲卒六軍使
袁詮潘約等迎鎮南節度使希範於朗州而立之
乙未孟知祥遣竇存瓌還上表謝罪且告福慶公主

之喪自是復稱藩。庚子以西京留守同平章事李從珂爲鳳翔節度使。廢武興軍。復以鳳興文三州隸山南西道。丁未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趙鳳同平章事充安國節度使。八月庚申馬希範至長沙。辛酉襲位。甲子孟知祥令李昊爲武泰趙季良等五留後。草表請以知祥爲蜀王行墨制。仍自求旌節。昊曰：「此者諸將攻取方鎮。卽有其地。今又自求節鉞。及明公封爵。然則輕重之權皆在羣下矣。」借使明公自請。豈不可邪？知祥大悟。更令昊爲已草表。請行墨制。補兩川刺史。已下。又表請以季良等五留後爲節度使。初安重誨欲圖兩川。自知祥殺李巖。每除刺史。皆以東兵衛送之。小州不減五百人。夏魯奇李仁矩武虔裕各數千人。皆以牙隊爲名。及知祥克遂。閬利夔黔梓六鎮。得東兵無慮三萬人。恐朝廷徵還。表請其妻子。吳徐知誥廣金陵城周圍二十里。初契丹旣彊。寇抄盧龍諸州。皆徧幽州城門之外。虜騎充斥。每自涿州運糧入幽州。虜多伏兵於閭溝。掠取之。及趙德鈞爲節度使。城閭溝而戍之。爲良鄉縣糧道。稍通幽州東十里之外。人不敢樵牧。德鈞於州東五十里城潞縣而戍之。近州之民始得稼穡。至是又於

州東北百餘里城三河縣以通薊州運路虜騎來爭德鈞擊却之九月庚辰朔奏城三河畢邊人賴之

壬午以鎮南節度使馬希範為武安節度使兼侍中

孟知祥命其子仁贊攝行軍司馬兼都總轄兩川

牙內馬步都軍事 冬十月己酉朔帝復遣李存瓌

如成都凡劔南自節度使刺史以下官聽知祥差署

訖奏聞朝廷更不除人唯不遣戍兵妻子然其兵亦

不復徵也 秦王從榮喜為詩聚浮華之士高蓋等

於幕府與相唱和頗自矜伐每置酒輒令僚屬賦詩

有不如意者面毀裂抵棄壬子從榮入謁帝語之曰

吾雖不知書然喜聞儒生講經義開益人智思吾見

莊宗好為詩將家子文非素習徒取人竊笑汝勿效

也 丙辰幽州奏契丹屯捺刺泊 前彰義節度使

李金全屢獻馬上不受曰卿在鎮為治何如勿但以

獻馬為事金全吐谷渾人也 壬申大理少卿康澄

上書曰臣聞童謠非禍福之本妖祥豈隆替之源故

雖雉升鼎而桑穀生朝不能止殷宗之盛神馬長嘶

而玉龜告兆不能延晉祚之長是知國家有不足懼

者五有深可畏者六陰陽不調不足懼三辰失行不

足懼小人訛言不足懼山崩川涸不足懼蠱賊傷稼

不足懼賢人藏匿深可畏四民遷業深可畏上下相
徇深可畏廉耻道消深可畏毀譽亂真深可畏直言
蔑聞深可畏不足懼者願陛下存而勿論深可畏者
願陛下修而靡忒優詔獎之 秦王從榮爲人鷹視
輕佻峻急旣判六軍諸衛事復叅朝政多驕縱不法
初安重誨爲樞密使上專屬任之從榮及宋王從厚
自襁褓與之親狎雖典兵常爲重誨所制畏事之重
誨死王淑妃與宣徽使孟漢瓊宣傳帝命范延光趙
延壽爲樞密使從榮皆輕侮之河陽節度使同平章
事石敬瑭兼六軍諸衛副使其妻永寧公主與從榮

異母素相憎疾從榮以從厚聲名出已右尤忌之從
厚善以卑弱奉之故嫌隙不外見石敬瑭不欲與從
榮共事常思外補以避之范延光趙延壽亦慮及禍
屢辭機要請與舊臣迭爲之上不許會契丹欲入寇
上命擇帥臣鎮河東延光延壽皆曰當今帥臣可往
者獨石敬瑭康義誠耳敬瑭亦願行上即命除之旣
受詔不落六軍副使敬瑭復辭上乃以宣徽使朱弘
昭知山南東道代義誠詣闕 十一月辛巳以三司
使孟鵠爲忠武節度使以忠武節度使馮贇充宣徽
南院使判三司鵠本刀筆吏與范延光鄉里厚善數

年間引擢至節度使上雖知其太速然不能違也
乙酉上以胡寇浸逼北邊命趣議河東帥石敬瑭欲
之而范延光趙延壽欲用康義誠議久不決權樞密
直學士李崧以為非石太尉不可延光曰僕亦累奏
用之上欲留之宿衛耳會上遣中使趣之衆乃從崧
議丁亥以石敬瑭為北京留守河東節度使兼大同
振武彰國威塞等軍蕃漢馬步總管加兼侍中 已
丑加樞密使趙延壽同平章事 吳以諸道都統徐
知誥為大丞相太師加領德勝節度使知誥辭丞相
太師 大同節度使張敬達聚兵要害契丹竟不敢

南下而還敬達代州人也

蔚州刺史張彥超本沙

陀人嘗為帝養子與石敬瑭有隙聞敬瑭為總管舉

城附於契丹契丹以為大同節度使 石敬瑭至晉

陽以部將劉知遠周瓌為都押衙委以心腹軍事委

知遠帑藏委瓌瓌晉陽人也 十二月戊午以康義

誠為河陽節度使兼侍衛親軍馬步都指揮使以朱

弘昭為山南東道節度使 是歲漢主立其子耀樞

為雍王龜圖為康王弘度為賓王弘熙為晉王弘昌

為越王弘弼為齊王弘雅為韶王弘澤為鎮王弘操

為萬王弘杲為循王弘暉為思王弘邈為高王弘簡

通鑑卷三百九十六
王
為同王弘建為益王弘濟為辯王弘道為貴王弘昭
為宜王弘政為通王弘益為定王未幾徙弘度為秦
王

四年春正月戊子加秦王從榮守尚書令兼侍中庚
寅以端明殿學士歸義劉昫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閩人有言真封宅龍見者閩王延鈞更命其宅曰龍躍
宮遂詣鬻皇宮受冊備儀衛入府即皇帝位國號大閩大
赦改元龍啓更名璘追尊父祖立五廟以其僚屬李
敏為左僕射門下侍郎其子節度副使繼鵬為右僕
射中書侍郎並同平章事以親吏吳勗為樞密使唐

冊禮使裴傑程侃適至海門閩主以傑為如京使侃
固求北還不許閩主自以國小地僻常謹事四隣由
是境內差安 二月戊申孟知祥墨制以趙季良等
為五鎮節度使 涼州大將赫拔承謙及耆老上表
請以權知留後孫超為節度使上問使者超為何人
對曰張義潮在河西朝廷以天平軍二千五百人戍
涼州自黃巢之亂涼州為党項所隔鄴人稍稍物故
皆盡超及城中之人皆其子孫也 乙卯以馬希範
為武安武平節度使兼中書令 戊午定難節度使
李仁福卒庚申軍中立其子彝超為留後 癸亥以

孟知祥為東西川節度使蜀王 先是河西諸鎮皆言李仁福潛通契丹朝廷恐其與契丹連兵併吞河右南侵關中會仁福卒三月癸未以其子彛超為彰武留後徙彰武節度使安從進為定難留後仍命靜塞節度使藥彥稠將兵五萬以宮苑使安重益為監軍送從進赴鎮從進索葛人也 乙酉始下制除趙季良等為五鎮節度使 丁亥敕諭夏銀綏宥將士吏民以夏州窮邊李彛超年少未能扞禦故徙之延安從命則有李從暉高允韜富貴之福違命則有王都李匡賓覆族之禍夏四月彛超上言為軍士百姓

擁留未得赴鎮詔遣使赴之

言事者請為親王置

師傳宰相畏秦王從榮不敢除人請令王自擇秦王

府判官太子詹事王居敏薦兵部侍郎劉瓚於從榮

從榮表請之癸丑以瓚為祕書監秦王傳前襄州支

使山陽魚崇遠為記室瓚自以左遷泣訴不得免王

府參佐皆新進少年輕脫諂諛瓚獨從容規諷從榮

不悅瓚雖為傳從榮一槩以僚屬待之瓚有難色從

榮覺之自是戒門者勿為通月聽一至府或竟日不

召亦不得食 李彛超不奉詔遣其兄阿囉王守青

嶺門集境內党項諸胡以自救藥彥稠等進屯蘆關

李彝超遣党項抄糧運及攻具官軍自蘆關退保金
明 閩主璘立子繼鵬為福王充寶皇宮使 五月

戊寅立皇子從珂為潞王從益為許王從子天平節
度使從溫為兗王護國節度使從璋為洋王成德節
度使從敏為涇王 庚辰閩地震閩主璘避位修道

命福王繼鵬權總萬機初閩王審知性節儉府舍皆
庳陋至是大作宮殿極土木之盛 甲申帝暴得風

疾庚寅小愈見羣臣於文明殿 壬辰夜夏州城上

舉火比明雜虜數千騎救之 從進遣先鋒使宋溫

擊走之 吳宋齊丘勸徐知誥從吳主都金陵知誥

乃營宮城於金陵 帝旬日不見羣臣都人惱懼或

潛竄山野或寓止軍營秋七月庚辰帝力疾御廣壽

殿人情始安 安從進攻夏州州城赫連勃勃所築

堅如鐵石斷鑿不能入又党項萬餘騎徜徉四野抄

掠糧餉官軍無所芻牧山路險狹關中民輸斗粟束

藁費錢數緡民間困竭不能供李彝超兄弟登城謂

從進曰夏州貧瘠非有珍寶蓄積可以充朝廷貢賦

也但以祖父世守此土不欲失之蕞爾孤城勝之不

武何足煩國家勞費如此幸為表觀若許其自新或

使之征伐願為衆先上聞之壬午命從進引兵還其

後有知李仁福陰事者云仁福畏朝廷除移揚言結契丹爲援契丹實不與之通也致朝廷誤興是役無功而還自是夏州輕朝廷每有叛臣必陰與之連以邀賂遺上疾久未平征夏州無功軍士頗有流言乙酉賜在京諸軍優給有差旣賞賚無名士卒由是益驕丁亥賜錢元瓘爵吳王元瓘於兄弟甚厚其兄中吳建武節度使元璪自蘇州入見元瓘以家人禮事之奉觴爲壽曰此兄之位也而小子居之兄之賜也元璪曰先王擇賢而立之君臣位定元璪知忠順而已因相與對泣戊子閩主璘復位初福建中軍

使薛文傑性巧佞璘喜奢侈文傑以聚斂求媚璘以爲國計使親任之文傑陰求富民之罪籍沒其財被榜捶者曾背分受仍以銅斗火熨之建州土豪吳光入朝文傑利其財求其罪將治之光怨怒帥其衆且萬人叛奔吳帝以工部尚書盧文紀禮部郎中呂琦爲蜀王冊禮使并賜蜀王一品朝服知祥自作九旒冕九章衣車服旌旗皆擬王者八月乙巳朔文紀等至成都戊申知祥服冕備儀衛詣驛降階北面受冊升王輅至府門乘步輦以歸文紀簡求之孫也戊申羣臣上尊號曰聖明神武廣道法天文德恭

孝皇帝大赦在京及諸道將士各等第優給時一月之間再行優給由是用度益窘 太僕少卿何澤見上寢疾秦王從榮權勢方盛冀已復進用表請立從榮為太子上覽表泣下私謂左右曰羣臣請立太子朕當歸老太原舊第耳不得已丙戌詔宰相樞密使議之丁卯從榮見上言曰竊聞有姦人請立臣為太子臣幼少且願學治軍民不願當此名上曰羣臣所欲也從榮退見范延光趙延壽曰執政欲以吾為太子是欲奪我兵柄幽之東宮耳延光等知上意且懼從榮之言即具以白上辛未制以從榮為天下兵馬

大元帥 九月甲戌朔吳主立德妃王氏為皇后

戊寅加范延光趙延壽兼侍中 癸未中書奏節度

使見元帥儀雖帶平章事亦以軍禮廷叅從之 帝

欲加宣徽使判三司馮贇同平章事贇父名章執政

誤引故事庚寅加贇同中書門下二品充三司使

秦王從榮請嚴衛捧聖步騎兩指揮為牙兵每入朝從數百騎張弓挾矢馳騁衢路令文士試草檄淮南書陳已將廓清海內之意從榮不快於執政私謂所親曰吾一旦南面必族之范延光趙延壽懼屢求外補以避之上以為見已病而求去甚怒曰欲去自去

奚用表爲齊國公主復爲延壽言於禁中云延壽實有疾不堪機務丙申二人復言於上曰臣等非敢憚勞願與勲舊迭爲之亦不敢俱去願聽一人先出若新人不稱職復召臣臣即至矣上乃許之戊戌以延壽爲宣武節度使以山南東道節度使朱弘昭爲樞密使同平章事制下弘昭復辭上叱之曰汝輩皆不欲在吾側吾蓄養汝輩何爲弘昭乃不敢言 吏部侍郎張文寶泛海使杭州船壞水工以小舟濟之風飄至天長從者二百人所存者五人吳主厚禮之資以從者儀服錢幣數萬仍爲之牒錢氏使於境上迎

候文寶獨受飲食餘皆辭之曰本朝與吳久不通問今旣非君臣又非賓主若受茲物何辭以謝吳主嘉之竟達命於杭州而還 庚子以前義成節度使李贇華爲昭信節度使留洛陽食其俸 辛丑詔大元帥從榮位在宰相上 吳徐知誥以國中水火屢爲災曰兵民困苦吾安可獨樂悉縱遣侍妓取樂器焚之 閩內樞密使薛文傑說閩王抑挫諸宗室從子繼圖不勝忿謀反坐誅連坐者千餘人 冬十月乙卯范延光馮贇奏西北諸胡賣馬者往來如織日用絹無慮五千匹計耗國用什之七請委緣邊鎮戍擇

諸胡所賣馬良者給券具數以聞從之 戊午以前
武興節度使孫岳爲三司使 范延光屢因孟漢瓊
王淑妃以求出庚申以延光爲成德節度使以馮贇
爲樞密使帝以親軍都指揮使河陽節度使同平章
事康義誠爲朴忠親任之時要近之官多求出以避
秦王之禍義誠度不能自脫乃令其子事秦王務以
恭順持兩端冀得自全 權知夏州事李彝超上表
謝罪求昭雪壬戌以彝超爲定難軍節度使 十一
月甲戌上餞范延光酒罷上曰卿今遠去事宜盡言
對曰朝廷大事願陛下與內外輔臣參決勿聽羣小

之言遂相泣而別時孟漢瓊用事附之者共爲朋黨
以蔽惑上聽故延光言及之 庚辰改慎州懷化軍
置保順軍於洮州領洮鄯等州 戊子帝疾復作已
丑大漸秦王從榮入問疾帝俛首不能舉王淑妃曰
從榮在此帝不應從榮出聞宮中皆哭從榮意帝已
殂明日稱疾不入是夕帝實小愈而從榮不知從榮
自知不爲時論所與恐不得爲嗣與其黨謀欲以兵
入侍先制權臣辛卯從榮遣都押牙馬處鈞謂朱弘
昭馮贇曰吾欲帥牙兵入宮中侍疾且備非常當止
於何所二人曰王自擇之旣而私於處鈞曰主上萬

福王宜竭心忠孝不可妄信人浮言從榮怒復遣處
鈞謂二人曰公輩殊不愛家族邪何敢拒我二人患
之入告王淑妃及宣徽使孟漢瓊咸曰茲事不得康
義誠不可濟乃召義誠謀之義誠竟無言但曰義誠
將校耳不敢預議惟相公所使弘昭疑義誠不欲衆
中言之夜邀至私第問之其對如初壬辰從榮自河
南府常服將步騎千人陳於天津橋是日黎明從榮
遣馬處鈞至馮贊第語之曰吾今日決入且居興聖
宮公輩各有宗族處事亦宜詳允禍福在須臾耳又
遣處鈞詣康義誠義誠曰王來則奉迎贊馳入右掖

門見弘昭義誠漢瓊及三司使孫岳方聚謀於中興
殿門外贊具道處鈞之言因讓義誠曰秦王言禍福
在須臾其事可知公勿以兒在秦府左右顧望主上
拔擢吾輩自布衣至將相苟使秦王兵得入此門置
主上何地吾輩尚有遺種乎義誠未及對監門曰秦
王已將兵至端門外漢瓊拂衣起曰今日之事危及
君父公猶顧望擇利邪吾何愛餘生當自帥兵拒之
耳即入殿門弘昭贊隨之義誠不得已亦隨之入漢
瓊見帝曰從榮反兵已攻端門須臾入宮則大亂矣
宮中相顧號哭帝曰從榮何苦乃爾問弘昭等有諸

對曰有之適已令門者闔門矣帝指天泣下謂義誠曰卿自處置勿驚百姓控鶴指揮使李重吉從珂之子也時侍側帝曰吾與爾父冒矢石定天下數脫吾於厄從榮輩得何力今乃爲人所教爲此悖逆我固知此曹不足付大事當呼爾父授以兵柄耳汝爲我部閉諸門重吉即帥控鶴兵守宮門孟漢瓊被中乘馬召馬軍指揮使朱洪實使將五百騎以討從榮從榮方據胡牀坐橋上遣左右召康義誠端門已閉叩左掖門從門隙中窺之見朱洪實引騎兵北來走白從榮從榮大驚命取鐵掩心擲之坐調弓矢俄而騎

兵大至從榮走歸府僚佐皆竄匿牙兵掠嘉善坊潰去從榮與妃劉氏匿牀下皇城使安從益就斬之并殺其子以其首獻初孫岳頗得豫內廷密謀馮朱患從榮狼伉岳嘗爲之極言禍福之歸康義誠恨之至是乘亂密遣騎士射殺之帝聞從榮死悲駭幾落御榻絕而復蘇者再由是疾復劇從榮一子尚幼養宮中諸將請除之帝泣曰此何罪不得已竟與之癸巳馮道帥羣臣入見帝於雍和殿帝雨泣嗚咽曰吾家事至此慙見卿等宋王從厚爲天雄節度使甲午遣孟漢瓊徵從厚且權知天雄軍府事丙申追廢從榮

通鑑卷一百一
四百十三
為庶人執政共議從榮官屬之罪馮道曰從榮所親者高輦劉陟王說而已任贊到官纔半月王居敏司徒謂在病告已半年豈豫其謀居敏尤為從榮所惡昨舉兵向闕之際與輦陟並轡而行指日景曰來日及今已誅王詹事矣自非與之同謀者豈得一切誅之乎朱弘昭曰使從榮得入光政門贊等當如何任使而吾輩猶有種乎且首從差一等耳今首已斃戮而從皆不問主上能不以吾輩為庇姦人乎馮贊力爭之始議流貶時諮議高輦已伏誅丁酉元帥府判官兵部侍郎任贊祕書監兼王傅劉瓚友蘇贊之

魚崇遠河南少尹劉陟判官司徒謂推官王說等八人並長流河南巡官李澣江文蔚等六人勒歸田里六軍判官太子詹事王居敏推官郭駿並貶官澣回之族曾孫也謂貝州人文蔚建安人也文蔚奔吳徐知誥厚禮之初從榮失道六軍判官司諫郎中趙遠諫曰大王地居上嗣當勤修令德柰何所為如是勿謂父子至親為可恃獨不見恭世子戾太子乎從榮怒出為涇州判官及從榮敗遠以是知名遠字上交幽州人也 戊戌帝殂帝性不猜忌與物無競登極之年已踰六十每夕於宮中焚香祝天曰某胡人因

亂爲衆所推願天早生聖人爲生民主在位年穀屢豐兵革罕用校於五代粗爲小康辛丑宋王至洛陽閩主尊魯國太夫人黃氏爲皇太后 閩主好鬼神巫盛韜等皆有寵薛文傑言於閩主曰陛下左右多姦臣非質諸鬼神不能知也盛韜善視鬼宜使察之閩主從之文傑惡樞密使吳勗勗有疾文傑省之曰主上以公久疾欲罷公近密僕言公但小苦頭痛耳將愈矣主上或遣使來問慎勿以它疾對也勗許諾明日文傑使韜言於閩主曰適見北廟崇順王訊吳勗謀反以銅釘釘其腦金椎擊之閩主以告文傑

文傑曰未可信也宜遣使問之果以頭痛對即收下獄遣文傑及獄吏雜治之勗自誣服并其妻子誅之由是國人益怒吳光請兵於吳吳信州刺史蔣延徽不俟朝命引兵會光攻建州閩主遣使求救於吳越十二月癸卯朔始發明宗喪宋王卽皇帝位 秦王從榮旣死朱洪實妻入宮司衣王氏語及秦王王氏曰秦王爲人子不在左右侍疾致人歸禍是其罪也若云大逆則厚誣矣朱司徒最受王恩當時不爲之辨惜哉洪實聞之大懼與康義誠以其語白閔帝且言王氏私於從榮爲之訶宮中事辛亥賜王氏死事

連王淑妃淑妃素厚於從榮帝由是疑之 丙辰以天雄左都押牙宋令詢爲磁州刺史朱弘昭以誅秦王立帝爲已功欲專朝政令詢侍帝左右最久雅爲帝所親信弘昭不欲舊人在帝側故出之帝不悅而無如之何孟知祥聞明宗殂謂僚佐曰宋王幼弱爲政者皆胥吏小人其亂可坐俟也 辛未帝始御中興殿帝自終易月之制卽召學士讀貞觀政要太宗實錄有致治之志然不知其要寬柔少斷李愚私謂同列曰吾君延訪鮮及吾輩位高責重事亦堪憂衆惕息不敢應 順化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明州錢元

珣驕縱不法每請事於王府不獲輒上書悖慢嘗怒一吏置鐵牀炙之臭滿城郭吳王元瓘遣牙將仰仁詮詣明州召之仁詮左右慮元珣難制勸爲之備仁詮不從常服徑造聽事元珣見仁詮至股慄遂還錢塘幽於別第仁詮湖州人也 閩主改福州爲長樂府親從都指揮使王仁達有擒王延稟之功性慷慨言事無所避閩主惡之嘗私謂左右曰仁達智有餘吾猶能御之非少主臣也至是竟誣以叛族誅之初馬希聲希範同日生希聲母曰孝德妃希範母曰陳氏希範怨希聲先立不讓及嗣位不禮於孝德妃

希聲毋弟希旺為親從都指揮使希範多譴責之奉
德妃請納希旺官為道士不許解其軍職使居竹屋
草門不得預兄弟燕集德妃卒希旺憂憤而卒

潞王上

清泰元年春正月戊寅閔帝大赦改元應順壬午加
河陽節度使兼侍衛都指揮使康義誠兼侍中判六
軍諸衛事 朱弘昭馮贇忌侍衛馬軍都指揮使安
彥威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忠正節度使張從賓甲申
出彥威為護國節度使以捧聖馬軍都指揮使朱洪
實代之出從賓為彰義節度使以嚴衛步軍都指揮

使皇甫遇代之彥威崞人遇真定人也 戊子樞密

使同平章事朱弘昭同中書門下二品馮贇河東節
度使兼侍中石敬瑭並兼中書令贇以超遷太過堅
辭不受己丑改兼侍中 壬辰以荆南節度使高從

誨為南平王武安武平節度使馬希範為楚王 甲

午以鎮海鎮東節度使吳王元瓘為吳越王 吳徐

知誥別治私第於金陵乙未遷居私第虛府舍以待

吳主 鳳翔節度使兼侍中潞王從珂與石敬瑭少

從明帝征伐有功名得衆心朱弘昭馮贇位望素出

二人下遠甚一旦執朝政皆忌之明宗有疾潞王屢

遣其夫人入省侍及明宗殂潞王辭疾不來使臣至鳳翔者或自言伺得潞王陰事時潞王長子重吉爲控鶴都指揮使朱馮不欲其典禁兵已亥出爲亳州團練使潞王有女惠明爲尼在洛陽亦召入禁中潞王由是疑懼 吳蔣延徽敗閩兵於浦城遂圍建州閩主璘遣上軍使張彥柔驃騎大將軍王延宗將兵萬人救建州延宗軍及中塗士卒不進曰不得薛文傑不能討賊延宗馳使以聞國人震恐太后及福王繼鵬泣謂璘曰文傑盜弄國權枉害無辜上下怨怒久矣今吳兵深入士卒不進社稷一旦傾覆留文傑

何益文傑亦在側互陳利害璘曰吾無如卿何卿自爲謀文傑出繼鵬伺之於啓聖門外以笏擊之仆地檻車送軍前市人爭持瓦礫擊之文傑善術數自云過三日則無患部送者聞之倍道兼行二日而至士卒見之踴躍鬻食之閩主亟遣赦之不及初文傑以爲古制檻車踈闊更爲之形如木匱擗以鐵錐內向動輒觸之車成文傑首自入焉并誅盛韜蔣延徽攻建州垂克徐知誥以延徽吳太祖之壻與臨川王濛素善恐其克建州奉濛以圖興復遣使召之延徽亦聞閩兵吳越兵將至引兵歸閩人追擊敗之士卒死

亡甚衆歸罪於都虞候張重進斬之知誥貶延徽爲
右威衛將軍遣使求好于閩 閏月以左諫議大夫
唐汭膳部郎中知制誥陳乂皆爲給事中充樞密直
學士汭以文學從帝歷三鎮在幕府及即位將佐之
有才者朱馮皆斥逐之汭性迂踈朱馮恐帝含怒有
時而發乃引汭於密近以其黨陳乂監之 丙午尊
皇后爲皇太后安遠節度使符彥超奴王希全任賀
兒見朝廷多事謀殺彥超據安州附於吳夜叩門稱
有急遞彥超出至聽事二奴殺之因以彥超之命召
諸將有不從已者輒殺之已酉旦副使李端帥州兵
討誅之并其黨 甲寅以王淑妃爲太妃 蜀將吏
勸蜀王知祥稱帝已已知祥即皇帝位于成都

資治通鑑卷第三十七十八

通鑑卷三十七十八

通鑑卷三十七十八

九

四百八

其年夏五月... 其年夏五月...

其年夏五月... 其年夏五月...

其年夏五月... 其年夏五月...

其年夏五月... 其年夏五月...

其年夏五月... 其年夏五月...



